

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三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說

雜說

滾滾紅塵，湯湯世路，多少英雄，盡被擔誤。賞心樂事，  
詩酒忘息，琴書雖雅，猶讓一籌。金谷蘭亭，古今蒸矣。  
縱有虛名，與人俱已。竹下逢僧，目中何有。豈但偷閒，  
徒爲借口。是知出世最上一著，可憺時人，昧而不覺。  
五欲場中，種種惡緣，如沸湯烈火，能發一念，爲生歎。  
心如火中生蓮，甚難得也。苟不深生厭惡，求出離道。

難免燒煮

世之聰明之士生來但知世間功名富貴妻子愛戀之樂以爲人生在世止此而已不知大有過於此者古之豪傑之士直出生歿者無佗特看破此耳

佛言我於然燈佛所實無授記若有授記卽爲著我作佛猶恐著我況生歿事業乎

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語不獨爲老龐家傳之祕佛祖皆然

昔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若妄有性則佛祖無出頭處刹那刹那生滅之稱也悟無生者方見刹那

此語疑殺天下人

如幻三摩提金剛王寶覺彈指超無學此法神速若  
是仰山夢升兜率天白槌與文殊貶入鐵圍山公案  
是同是別世尊偏向魔王宮中說心地法門可笑別  
無淨土耶

一切諸病從癡愛生癡愛不生顛倒想滅名爲涅槃  
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當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  
是可與愚者說耶

夢幻泡影露電陽燄鏡像水月乾城芭蕉此十種喻  
爲入道基本知之者希

妄想興而涅槃現煩惱起而佛道成此法唯五眼圓明方許知見

三寸氣消誰是主百年身後湯虛名此語如來二十年破執之談無以過之

真歇了禪師臥病詩云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誠哉是言也

性空非水火寒熱自朕生此予管居海上時病中詩也今寄居海外故病忽作宛若舊態蓋病不因地異情不爲境遷而趣味自別難以語人

東坡云凡有所好必有所蔽余讀居儋耳集覺範後

至海外就舊館訪其遷事有老嫗畲曰蘇相公無奈好作詩何老嫗尚知其好豈非蔽耶

東坡初被放至嶺外食荔枝美因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常作嶺南人余始誦之將謂其矯余居此幾六年矣每遇時新一度不覺誦此語什伯過

余平生愛書晉唐諸帖或雅事之宋之四家猶未經思及被放海外每想東坡居儋耳時桄榔葦中風味不覺書法近之獻之云外人那得知此語殊有味也書法之妙實未易言古來臨書者多皆非究竟語獨余有云如鴈度長空影沈秋水此若禪家所說徹底

掀翻一句也學者於此透得可參書法上窠

管人論詩皆以禪比之殊不知詩乃真禪也陶靖節云采菊東籬下悠狀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末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等語句把作詩看猶乎蒙童讀上大人丘乙己也唐人獨李太白語自造玄妙在不知禪而能道耳若王維多佛語後人爭誇善禪要之豈非禪耶特文字禪耳非若陶李超乎文字之外

余少時讀陳思王洛神賦翩若驚鴻宛若遊龍只作形容洛神語常私謂驚鴻可睹遊龍則未知也管居

海上時一日侵晨朝霞在空中日未出紅萬里無雲海  
空一色忽見太虛片雲乍興海水倒流上天如銀河  
挂九天之狀大以爲奇頃見一龍蜿蜒雲中頭角鱗  
甲分明如掌中物自空落海其蜿蜒之態妙不可言  
世間之物無可喻者始知古人言非苟發因回思非  
特龍也佛之利生威儀具足故稱大人行履如龍爲  
云

知止

吾師佛聖人出家學道乃止雪山修行及成正覺卽  
據菩提場中說法益雪山清涼處也意其衆生同處



五欲都爲煩惱之火晝夜燒煮熾狀不息而吾人獨欲出離非夫置於盡絕之地埋此身心於萬仞冰雪之中使之徹骨嚴寒以之凍餓大死而復蘇者又何以止烈燄免銷鑠哉故吾師止此而修行菩提覺場且曰其地金剛所成乃極堅固處也其所說法乃性海法門原夫智海無性迷之而爲業爲識故曰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悟之而爲覺爲智故曰覺海性激圓圓激覺元妙意顯衆生同此法性之原妄有動靜迷悟之別欲令吾人卽動以觀靜卽迷以炤悟不爲魔外之惑所傾不爲境界之風所動非夫據乎最

極堅固之地又何以摧邪外建大業哉故吾師據此而說法由是觀之吾師之所據欲吾人之共據也故予有意于那羅延那羅延堅固也處臨大海儼乎法門居名海印炳乎三昧語曰於止知其所止吾人止此可謂止其所止矣又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 安貧

語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驕則失富諂則獻貧是故未若貧而樂也貧而樂則無不樂是以顏子之陋巷原憲之環堵子路之縵袍榮公之帶柰豈無所樂而

樂哉苟得其樂則雖天下不易已也噫宜乎許由務  
光嚙缺披衣而荷決絕之行焉孔子亦曰飯蔬食飲  
水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學要

嘗言爲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  
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  
學備矣缺一則偏缺二則隘三者無一而稱人者則  
肖之而已雖狀不可以不知要要者宗也故曰言有  
宗事有君言而無宗則蔓衍無統事而無君則支離  
日紛學而無要則渙散寡成是故學者斷不可以不

務要矣。狀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務心之要在參禪。參禪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適時。適時之要在逢變。逢變之要在見理。見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慾。寡慾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務內。務內之要在顛一。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稱理而涉世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不  
忘不有則物無不忘。物無不有。物無不忘。物無不有。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會。萬物而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噫！至矣盡矣。妙極於一心而無遺事矣。是故學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牧心

安心在乎虛持心在乎平用心在乎炤悟心在乎忘  
心體本虛物欲交錯妄想集積了無一隙是以氣蒸  
體昏炤炤炎炎而不安矣故曰物撤疏明不撤則不  
虛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安故安心在乎虛心本如  
如內外平等其不平者由乎重輕是以愚者重其外  
智者重其內聖人重兩忘重外者墜重內者矯兩忘  
者平平則無不中故持心在乎平心體本明無所不  
炤由其汨昏故有所不炤觀夫世人日益其汨昏雖  
用卒無以自鑿耳故用心在乎炤心本不迷由失炤

故迷迷祛則炤泯矣故悟心在乎忘

觀心

觀心第一微妙法門也夫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  
心不明欲身正而行端者鮮矣是故世間一切種種  
苦惱皆從妄想顛倒所生若顛倒不生則生無生矣  
無生則雖生而無生生而無生則念亦無念無念則  
顛倒何起有起則非正觀也正觀則無不正

讀莊子

真宰本無形超狀塵垢外忽爾一念迷闖入者皮袋  
如被裹猿猴左右不自在起坐要奉承飢渴索管待

名利爲他忙田園盡典賣更有一種癡將臉要人愛  
脂粉摸臭皮恰似精鬼怪箇箇都爲他惹下來生債  
傷嗟今古人誰肯自驚駭惟有漆園生此味少知解

圓扇說

予己丑夏日偶爲狂士所黷寓墨之東郭有出扇  
索書者因信口爲說以記之

大火橫流銷金爍石瓮牖兩間者豈不爲其燒焚矣  
嗟乎人者苟得吾皮骨以自持之則食息起居唯命  
是聽使清涼之樂頓生於肘腋炎蒸之疾卽解於肌  
膚蠶蚋之隊指揮而立退嘖嚙之苦擘画而潛滑又

何誇生羽翮以御冷風乘飛雲而遊六合悲夫涼飈一至委成弃捐霜露纔興視爲長物是豈非爲而不宰功成而不居者夫何以與此哉

宋莫說

宋寔之爲言易而履之爲難其自得於心尤難於履行焉卽滔滔世故無論其低昂狀在古豪傑士或出或處行顯而心隱誠難以概迹見非夫具超方之眼而持圓炤之鑑者又何以壯其形容哉噫宜乎楚狂行歌於仲尼許由掉頭於堯舜雖狀豈二子之是而三聖之非耶是各是其是而以是爲得者原於大道



皆影響耳。惡影而和響者，其難語。宋寔之旨，向道君子有寢處焉。

誠心說示壘支

心不誠，不明；性不靜，不定；精不聚，不完；神不凝，不逸；志不壹，不篤；氣不養，不和；忿不懲，不平；慾不窒，不寡；學不講，不博；問不辯，不通；節不立，不堅；操不持，不勁。是故君子之學，在重其所輕，益其所損，取其人所弃，得其所無。故道大德弘，身裕名貴，超狀而無對者也。

澤山說

聳之莊生有言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狀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蓋言有所藏則有所負無藏則無負矣雖狀以無藏爲至愚意有所藏則較不藏者勝焉故曰山懷玉而艸木潤川貯珠而岍不枯豈非內有所藏而外有所光者耶是故君子貴藏器於身待時而後用也且夫山之積也厚故高而衆美具澤之積也深故下而衆德歸取象君子又有以焉

覺夢說

幻人方乘一葉而泊幻海之颺將與窈窳之衆居廣

漠以休焉適有浮遊先生者觸而問曰嘻異哉吾覩  
子之難寤也望其形也飄若雲目其容也凄若冰即  
其中也空空卽之也溫繹之而困且澁緘乎若悶況  
乎若乘擬之而似人非人何居何事而至此乎幻人  
無以應唯唯默默無知無識無示無說與之寢息坐  
臥飲食起居寤寐無間者旬日先生心爍意消而將  
與之俱化先生且行有請于幻人曰予風波之民也  
願假舟楫卽浮遊而之彼岍者以憑師無意乎曰居  
是何說也子獨不見夢人乎方其長夜之寢也必沈  
酣顛倒精神昏瞶魂慮變惛形若尸解而心若魍魎

居不遂席而百怪生焉時不加頃而千載邈焉至其  
冥冥漠漠徬徨四顧或登無極之顛或臨不測之淵  
毒虵在毒猛兇在後進之而履危卻之而迫險入之  
而無罅升之而若墜且將攀枯枝而挹朽藤加以蝨  
螿攢眸蛇蝎繫足當是時也寤心困智出之而無方  
脫之而無術救之而無人呼之而誰與爲親是何惶  
惶業業現諸形色而發乎呻吟卽有覺者竟何以寧  
惟其猛狀叱吒躍狀而起一覺而大寤之回視夢事  
若依條彷彿狀求之而不得語之而不及也是必將  
與覺者一笑而釋之矣噫豈獨夢人哉世盡狀也先

生試將持此自覺以覺諸夢者

醫說贈李高士

余被放之八年癸丑冬偶自曹溪隨緣乞食於淩江水鹵適有丈人顰眉皓髯訪余於旅泊覩其狀貌偉狀知爲隱者也扣其業則曰岐黃余是知爲達士也或曰管人有言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余謂不狀蓋達爲醫而不達爲相耳何者夫相之任燮陰陽而葆元氣劑衆物而仁群生致人君於泰定措天下於乂安此其職也而未必盡卽盡而功未必忘以其先已後物因利輸忠且必外假人主之權歛衆多之

手以濟其事況兢兢於得失是非榮辱之場終身卒業而道未必光日疲營營勞神焦思以至戕生傷性老死而不悟者衆矣奚其達若夫醫則反是其職也以命爲任以仁爲心以義爲質以物爲己以去邪爲務以正氣爲理以經爲度以權爲用故其治也必致心君於晏朕措四肢於調適凡遇危履困邇獨斷之智持特立之操不惑於衆口不避其群邪多方緩急進退合宜以大中爲準以至靜爲先及其奏效也不計其利不伐其功斯豈爲而不宰功而不居者耶非天下之至達者又何以與於此由是觀之忘己之功

大忘利之名高不忘者顯報而幽罰兼忘者先微而後著足知忘功者後必大也嗟乎人者苟能操良醫之心以治國則何國不治持忘己之心以御物則何物不容物容則并包國治則兼善此聖人之成功丈夫之能事也斯則術異而功一名異而實同又何以顯晦計其等差貴賤擬其神明者哉以丈人高其行而神其醫余因論醫之祕以贅丈人之行李冀觀者不獨知丈人之醫且因醫以進君子之業將施之於天下國家共覩軒黃之化也丈人達者也知丈人之心則無往而不達矣

此光樓說

曲阿曰鶴溪爲紫柏大師演化地居士賀氏聚族而奉師最謹有雲峰長者先於丁亥歲建樓一區以奉三尊越丙申大師過而睂之曰此光又二十年大師入滅已一紀老人自嶺外走雙徑會大師入塏期取道溪上諸長者居士見老人如見師悲喜交集齋款連日有長者子懋謙得承此光未逢本有作禮乞說志不忘也老人欣狀謂曰此大師以斯樓作廣長舌也且盡十方是常宗光一切衆生用此光於六根門頭炤天炤地是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芥人畜鱗



甲羽毛無不從此光中顯現斯則樓卽此光光卽此樓包含萬爲無不融攝居此樓者敬事三寶禮念皈依磬聲佛號乃至妻子團圓食息起居十二時中折旋俯仰戲笑譏呵一切動容無非此光之妙用雖夢想顛倒猶是此光之所發揮苟能一念知歸則此光固是吾家本有天賦自在不從外得如是現成一切受用豈可自昧甘爲光外之人耶懋謙日用真見善能應用不孤本有不唯大師法身常住說無盡法門盈耳洞心卽可不出塵勞端居極樂矣又何於光外別見此樓耶卽老人此說大似日下挑燈画蛇添足

耳士其識之

無情佛性義說

子養疴匡山閉關讎緣空一子扣關而請曰某甲乞食人間聞士君子談佛性義有不信無情說法者有謂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如大海漚不信圓滿具足者願請大師爲決所疑子曰固哉此義甚深難解難入非偃具上根種子者未易信也卽其所見亦佛所說但非了義之談耳苟不證信了義大乘叅請明眼知識未悟唯心之旨者則鮮有不作如是解也無情說法教有明言等嚴經如來出現品云辟如諸天有大

法鼓名爲覺悟若諸天子行放逸時於虛空中出聲告言汝等當知一切欲樂皆悉無常虛妄顛倒須臾變壞但誑愚夫令其戀著汝莫放逸若放逸者墜諸惡趣後悔無及諸天聞已生大憂怖慚愧改悔且天鼓音豈有情耶而能說法覺悟諸天至若光明雲臺寶網各出妙音說偈讚佛乃至塵說刹說此又誰爲舌相耶卽光音天人全無覺觀語言但以光中出音各各辦事且光中之音豈從口出耶是皆無情說法之實證也又若宗門香嚴聞擊竹以明心靈雲覩桃李而悟道又從何善知識口門而入耶又云衆生佛

性各各分具此亦教中有說但爲三乘劣機覆相之  
談非究竟一乘極則語也卽如學嚴經云我今普見  
於一切身中成等正覺且毘盧遮那一佛也一切衆  
生非一人也若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則一切衆生各  
成一佛是則齊成有多佛矣若止佛且是各具又  
何言一切衆生身中成正覺耶又云奇哉奇哉一切  
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狀如來德相法身全體也  
衆生具有豈分具耶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  
言人人與佛同體非但言佛也圓覺經云一切衆生  
皆證圓覺非特具也故阿難云我與如來寶覺明心

各各圓滿所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一室千燈光光  
交映如此圓滿廣大法門昔二乘在座如盲如聾空  
乎曲見驚怖其言而不信也惜乎俗諦學佛法者多  
習口耳知見未有真參實究工夫未悟廣大圓明之  
體卽有所見但認昭昭靈靈識神影子把作實事且  
又執定血肉之軀封爲我相其實未開隻眼故生種  
種分別以權說爲了義以己見爲究竟耳今不必論  
無情說法不說法佛性各具不各具豈不聞法界觀  
頌云若人欲識真空理心內真如還徧外情與無情

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但將此偈蘊在胸中。一切  
日用六根門頭見色聞聲處。一印印定久久純熟。自  
朕內外一如有情無情打成一片。一旦豁朕了悟。是  
時方知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  
身三昧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到此方信。趙州有時拈  
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  
用。古德示衆云。大衆見麼。卽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  
一齊向老僧拂子頭放光動地。斯乃稟明於心不假  
外也。又何向含元殿裏覓長安。耶空一子聞說歡喜  
踊躍作禮而退。

四願齋說

四願者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之四者乃吾佛弟子修菩薩行者之所發也。狀菩薩非別人乃大心凡夫於塵勞中有志上求作佛者。承教有言若要不上求佛果必須下化衆生欲化衆生必先志斷煩惱欲斷煩惱必先廣學法門。故此四事相與而有衆生乃佛之對也。煩惱者衆生之本也。法門者治煩惱之藥也。以衆生無邊者因煩惱無盡也。以煩惱無盡故法門亦無量也。難度者願度難斷者願斷難學者願學三者既

能則佛道雖無上亦可成矣。是所謂四弘誓願有大心者。方能發此大願。具大願者。方能建大業。立大功。成大名。是皆以大行資願。非虛願耳。是四者非假外求。乃求諸己而已矣。何以明之。以吾人自心本來是佛。與衆生元無二體也。因一念有我。我一立則敵我者皆人人。又一我衆。我聚而衆生成矣。衆生所本本乎煩惱。煩惱堅執。則我相益固。我相固。則人不亡。我喪。則人不立。人不立。則煩惱空。是則我心煩惱若盡。則返觀人我如空。等耳。我若空。等。則覓衆生若邀空。等。而結空果。彼此求之。了不可得矣。所謂煩惱盡而



衆生空斯則不度而自度矣。是相與而無也。狀舉世之人莫不有我有我者。皆以煩惱煩惱用事。非真心也。狀煩惱者情也。若斷煩惱而以煩惱之心斷之。是借賊兵而齎盜糧也。以情入情。如火投火。名曰益多求欲。斷之不可得也。故不得不學法門耳。法門者乃出情之法。爲消煩惱之具。所謂空法也。空法者佛之心也。所明之事佛之行也。學佛者以吾人之心體佛之心。以日用之事。効佛之行。是以自心之佛心。學自心之佛行。斷自心之煩惱。度自心之衆生。則如湯消冰。不勞餘力矣。是則四願固難。若返求之。吾心中

無不具足自不假於外也若知不假於外則吾人現  
前此身是有我也近而一家之兄弟妻奴遠而天下  
國家生民物類皆衆生也返求自心現前日用若以  
煩惱之心而爲之狀於自身六鑿相攘況家齊而國  
治天下平乎苟卽此一念現前以空法而用事則念  
念煩惱轉爲智光炤了衆生同歸自性則與佛同體  
此則煩惱空而衆生盡衆生盡而佛道成民胞物與  
浩狀大均又豈願爲徒設哉由是觀之出世之法在  
卽世而成吾人自今已往凡所作爲無論致君澤民  
未嘗一事一行不出四弘誓願無非成佛之行豈特

爲操虛尚事耳目寄興而已哉某以此見志其有得  
亏此乎。

感應說

佛說一切世間善惡因果報應如影隨形毫不可爽  
而世人不信者謂爲虛談孔聖安命之說世有信者  
每每推算但求福利勝事則喜而惡聞其災患此惑  
之甚也殊不知死生晝夜三世輪迴如昨日今朝之  
事耳請以近事喻之譬夫請客凡設席之物無論精  
麤豐儉色色預備現成則臨時陳列一一具足若少  
有欠闕必不全美此一定之事也人生一世正報身

命延促。依報家產。歛財。功名貧富貴賤。秋毫皆是。壽生修定。今生所受用者。不從外來。盡是自作自受耳。故曰。若知壽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世人自恃智能才技。可以致功名富貴。殊不知功名富貴。非才智可致。以吾壽世修定。今世偶因才智會合而狀。故得之而喜者。惑也。又吾固有之富貴功名。而爲人之所破壞者。則疾怨其人。深恨其事。殊不知我之福量所包者。止此。其破壞者。皆非我分之所宜有。亦或少欠彼人而失之。以爲憂者。則反怨天尤人。以致結冤而不解者。過也。是知孔聖之安命。卽

吾佛之因果若知安命則貧富得失一切委之拈定  
皆我自造則窮達壽夭皆吾命之固狀若明信因果  
則今生受用一切皆我拈世修成元非他人之可與  
亦非智力之可能卽有才智而致之者亦是我分之  
固有也如此又何計較得失而勞苦心慮妄積恩怨  
於其間哉若明智之士的信因果報應不必計其拈  
之得失但稱今生現前所有以種未來之福田如世  
之農者擇良田而澆耕易耨有種及時則秋成所獲  
一以什伯計此又明白皎狀者在所種之田有肥  
瘠之不同耳佛說供養佛法僧三寶爲勝田孝事父

母爲敬田濟貧拔苦爲心田吾願世之智士不必計  
已往之得失但種未來之福田苟能省無益過度之  
費節身口侈靡之財種之於三田之中不惟增長未  
來福德莊嚴則將現世亦身安心樂爲第一福人也  
若能種福於三田再能畱心於佛法以念佛而消妄  
想以慈悲而轉貪瞋以軟和而化強暴以謙光而折  
我慢如此則是大心菩薩之行也居士果能信此當  
稱最勝勇猛丈夫

張孝子甘露說

余嘗讀方外志謂混沌初分而人始生體有光明蜚

行自在吸風飲露不產五穀泉涌露降凝結如脂名曰地肥味若醍醐人食之甘嗜而無厭其體漸重不能自舉故地肥薄而五穀生五穀生而地肥絕矣人始穀食而情竇鑿欲火生故醕氣澆而露不甘泉不醴俟聖帝明王出天德合而醕氣守者故甘露降醴泉涌時則爲禎爲祥爲靈爲瑞感於人而應於天由是觀之今之瑞古之常也堯舜之世數致焉三代無紀春秋不載至西漢武帝降始以爲年嗣是代有之我明洪武八年聖祖詣齋宮祀上帝甘露降於圜丘之松杪凝枝垂懸其狀如珠其甘若飴乃敕群臣

採而啖之命爲詩歌制論以紀之。世廟亦狀是知  
甘露之瑞皆見於王者之德而未聞降於野。今龍山  
張子鳴球以篤孝感甘露降庭槐香美異常經句不  
散其故何哉嘗試論之。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孝德至而中和之氣育中和育而醑氣守醑  
氣守而天德合天德合而禎祥應故甘露降醴泉涌  
也夫孝一也自天子以至庶人本無二致第心圓而  
氣足者應之速久近亦狀余故謂張子之孝自有所  
不知故禎祥應之如此久而說之者猶有所未至也  
嗟乎人心之溺也久矣狀靡不有此形有此形靡不



有此性性既盡而孝德全而禎祥應而人有若張子者一孝興於家百孝興於鄉千萬億兆興於國以及於天下則人不減聖事不減古而天下國家可登於太上混茫均享粵膏之樂吾將必謂露皆甘泉皆醴而飲啖隨宜不俟謳歌鼓腹又何以瑞應爲哉

不遷字說

門人梁四相稽首作禮乞表其字余字之曰不遷意取肇公論旨也余少讀肇論至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澆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苾苾莫知所指萬曆甲戌行脚至河中與道友妙峰

結冬於山陰道院因校刻此論恍然有所悟入及揭  
簾視風吹樹葉飄颺滿空乃自證之曰肇公真不吾  
欺也每以舉似於人咸曰遷中有不遷者余笑曰若  
狀則爲理不遷非肇公所謂物不遷也狀旣曰卽物  
不遷豈捨物以求理釋動以求靜哉梁生諱四相狀  
萬物靡不爲此四相所遷而不遷之物非常情所可  
測識獨肇公洞見肺肝今梁生歸心法門其有志於  
此乎苟得不遷之妙則日用現葺種種動靜閒忙逆  
順苦樂得失勞逸利衰毀譽以至富貴貧賤大而禍  
患歿生則了不見有纖毫去來相也卽釋迦之分身

觀音之隨應普賢之萬行莊嚴乃至世出世法一口  
吸盡又奚止於現宰官身而說法者乎由是觀之堯  
舜以之垂拱伊呂以之救民顏子以之簞瓢孔子所  
以無入而不自得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  
晝夜嗟乎夫子此語真長夜夢中木鐸也肇公引而  
伸之老人以此字梁生能無負此語可稱聖門的骨  
子況法門乎

黃用中字說

黃生元衡余字之曰用中因爲之說夫中非有體安  
可用耶以衡視之其中自見狀衡爲天下平萬物之

準也。人之所必信，可不言而喻，惜乎人知衡之可信，而不知其用中在是。猶凡人知食之可飽，而不知可飽者味耳，以味精而食麤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味則不知精，不知中則不善用，能用其中始稱大用。黃生志之。

歐嘉可字說

歐生興際遠來謁余，少年勤苦，余見而嘉其志，因字之曰嘉可。凡曰可者，訓爲僅可，僅則有所未盡，非也。夫人之欲于心者，可則嗜之，不可則厭之，且心之嗜慾不盡不止，亦有欲盡而不止者，豈曰僅哉？是古今

之人雖在可中而不知其可也獨禪門向上一路以  
心印心謂之印可在聖人則曰無可不可狀無不可  
者則無有不可者矣故舉世之人與物世與時時與  
命皆有確狀不易之可苟知其不易之道則窮達一  
際險夷一致出處一時如斯則無不可者矣人能洞  
見此可則無往而非所遇也歐生知此之際名爲實  
際實際豈小可哉

士修字說

鄭生尚志問字于予予字之曰士修蓋志於道非修  
不足以盡道狀道在吾人本來具足無欠無餘良由

物欲葑蔽而失其固有以致六鑿相攘六官失職此愚不肖者所不及卽有志者又或賢者行之過智者知之過聖人所以折衷之抑其太過引其不及歸於大中至正之體以完其本有不失其天真故謂之修耳非舍此之外別有修也故曰修道之謂教是知聖人教人非有益於人也但就其所賦而裁成之因其所志而引發之以至於日用見聞知覺之間起居食息之內無非本明獨露之地苦於夙習而障之故卽其所明以通其蔽如目爲色蔽卽色以通之耳爲聲蔽卽聲以通之舌爲味蔽卽味以通之鼻爲香蔽卽

香以通之身爲觸蔽卽觸以通之意以知蔽卽知以通之洗其夙習而發其本明譬如磨鏡垢淨明現狀鏡明本具非因磨洗而增益之也以其所習者道故用志以斂之苟無專一不拔之志必爲習染所奪而日流於顛暝邈狀而不知返不足以爲人矣又足以稱士哉故子曰士貴乎志志貴乎修也爲士修說

徐子厚字說

徐生天載作禮請字余字之曰子厚因爲之說曰天乃吾性之本狀者而言載者義取性能載物也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中乃性之體和乃性

之德也吾人能致盡其性則體周而德廣則能位天地育萬物此特性分之固狀第此性雖本具苟非所養則不能極廣大以盡精微故余取其厚者意欲深其所養以重其厚方能持載而不遺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狀吾人本具性德雖天狀廣大自非積養深厚則負大任也無力是故古之豪傑之士賦特達之才者靡不刻苦勵志以淬其利器以待天下國家之大用以建千載不朽之大業所以光焰百世澤流無窮所謂源遠而流長厚之至也以其性爲天地萬物之



本故能盡其性則可與天地參方盡丈夫之能專能  
事卑則可名爲人否則與物同腐朽又何以稱丈夫  
哉是以聖人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  
學取實厚之道也故余字之曰子厚子其勉之

容我字說

天地至大萬物無所不容而且曰容我豈我獨不能  
見容哉雖狀必有說矣晉人有云誰云天地寬出門  
惟有礙是亦有不能見容者非天地不能容我由我  
不能容於天地耳是以聖人并包萬物而不爲己有  
不爲己有是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物與敵無

物與敵則物我忘，物我忘則物皆我，物皆我則我混於萬物矣。以其混同，故能容我。此聖人之能事也。唯忘機者，似之。故以此字李文丈人。

謝汝忠字說

章貢孺子名曰上嘉，請余爲字。字之曰汝忠，謂移孝于忠，固上之所嘉者也。以孺子得丙而生，丙火象，君德也。陽明而剛，正外剛而中柔，惠之實也。故曰柔嘉，謂陽剛而陰柔，君剛而臣柔，此上下之正。天地之和也。以大來而小往，陽求陰，陰入陽，故在卦爲離爲火，在人爲心爲目，心精而溢于目，目視而主于心，內外

一也故君之求臣如心之于目臣之事君若目之於心是則內外一而用不異德合而功成故可嘉也否則殆已所謂耳視而目聽則天君失守五官失職求其嘉也詎不難乎哉是知人臣之事君若目之聽命於心者忠之至也故予因其嘉而益嘉之以忠固可嘉也予觀孺子神邁而骨駿氣和而心泰大人之質也語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其實則預乘大人之象業已見乎儀容體貌之間卽仲尼之爲兒戲陳俎豆設禮容豈非天有所授而人有以成之耶先生以是月送孺子進小學卽詔此名予字之曰以忠先

生欲予書此藏之珍襲將爲孺子之左券云

覺之字說

方遺民氏從父宦遊衡禮予問出世法因請法名詔之曰福心以心爲福田之本衆善之所歸如膏壤而生百穀也復請字字之曰覺之以佛者覺也古德云卽心卽佛以此心本來是佛因迷之而爲衆生是迷覺之變也吾人日用現莽一念覺則一念佛念念常覺則爲常住佛不覺則永墮迷途失其故有如人有目而居暗室一無所見所謂顛瞑而不自覺者也以心是福田以覺爲種子日用不覺如有田不耕安可

以望有秋乎。吾故曰覺之覺之者種福之本也。方子能覺則不辜本有乃福之大者也。

讀達師洞聞字說

洞聞之語則遵文殊擇圓通以觀音耳根爲勝。又以普賢心聞洞十方爲準。則一以耳圓一以心洞也。若在老憨分上看他虛空與眉毛厮結比比說法萬象皆聞則三大士一場懣懣而紫栢此語亦無地可寄矣。此處透得方稱洞聞。

與堂主天香更字無隱說

堂主明桂舊字天香請海印老人易之以其近於俗。

也。老人笑而應曰：名是假名，況真非可名。凡可名者皆俗耳。因而罷去。一日偶詣丈室，白曰：弟子夜來夢師爲更其字及問字，何乃忘之矣。老人復大笑曰：生歟。涅槃皆如昨夢狀，所可名字者皆夢語也。善知諸法如夢，則一切名字語言無非夢事。苟觀法如夢，則佛法常現。苒因詔之曰：無隱意，取分明目。苒六根相對，無非佛事。且如靈雲見桃，筍而悟道，香巖聞擊竹，以明心。此皆卽聲色門頭而實證者。山谷道人依晦堂和尚，乞指捷徑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

曰不是不是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問曰  
聞木樨粵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狀卽  
拜曰和尚恁麼老婆心切此乃者俗漢從香塵而得  
悟入者堂主莫道從香塵而入者可字無隱其他又  
有隱耶仲尼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參

虛懷字說

五臺竹林大師入滅之明年戊午門人大謙遠來匡  
山求子爲塏銘公授業京都西山碧雲寺碧雲爲王  
城勝刹四事之豐第一享僧中最勝欲樂者公能捨

此而之寒巖冰雪中親近知識潛心佛法竹林門人以千百計獨公以末後光明不朽爲念其存心重本可知已及予與坐談扣其所蘊專注理觀謹於律行則其所趨又非世諦碌碌者比予甚嘉之先字愈光予嫌其銜也乃爲更之曰虛懷蓋取其虛心而能受益也良以衆生長寢生歿而不寤者直以沈冥五欲積習濃厚煩滿胸襟故凡所舉措皆爲業資以其執而不化其所有則積垢益深垢益深而業益重積迷不已而苦道愈長終無返省何光之有究其所以其心不虛之過也聖人虛己以遊世者以能捨其所執



耳所執既捨則心自空心空則境自空心空境空則物我兼忘我忘則無能執之心物忘則絕所執之境斯則心境求之了不可得虛之至也其懷若此則超然獨立而與道同遊又何一物之可拘纖塵之爲累乎狀以無有入無有妙行冥符橫身爲物所謂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此至人涉世之能事又豈止勞謙而已哉蓋光而不耀者也

聶應如字說

聶生遊於達觀禪師之門師字曰應如予觀其字因知師所以授生者最上法門也乃爲之說夫如非相

似之說蓋直指吾人本體而言。所謂真如者乃一心之異稱也。狀真則不妄。如則不變。故名真如。以其心光明廣大。湛若虛空。其體未狀。乃至日往月來。昏明相代。雲行鳥飛。風動塵起。四時循環。日夜無隙。種種變幻。起滅不停。而空體凝狀。未狀不動。吾人稟此真如之性。賴以成形。而爲妄想遷流。榮辱憂喜。好惡喜怒。疾病禍患。乃至歿生代謝。種種變幻。而爲遮障。是則自體本如。而今不如矣。故禪師因其固有而導之。曰子應當如故。曰應如。謂本來自如。而今不如。欲復本有不必外求。但當如耳。苟如其本如。更何如哉。是

知吾人聖凡不隔端在迷悟如與不如之間不如則凡如則聖矣般若云所言如來者卽諸法如義由是觀之不獨心體本如而一切諸法近取諸身則四大六根細而披剝則三十六物內外皆如遠取諸物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草木微塵極盡世間一切相狀靡不皆如故曰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鸞無非般若以此而觀則諸法本自如如諸法旣如又何好惡當情取捨而爲生歿之業所畱礙哉所謂萬境本閒而人自鬧若能轉物卽全如來物轉則心境皆如物我兼忘聖凡平等生歿去來如夢如幻與吾靈覺

之體有何交涉是故吾人有志出生死者應當如也  
故曰應如子其識之

何希有字說

何生字希有篤志向道人能向道誠希有也若真能  
見道則更爲希有余嘗讀金剛經至空生嘆世尊曰  
希有余甚疑之及尋其未歎以苒竝無其奇特亦無  
玄妙語唯言世尊著衣持盃飯食經行洗足敷座而  
已更無別奇特也空生何所見而驚歎若是此語于  
載上下佛祖註解不破忽被空生看破世尊行履處  
不覺失聲乃爾何生希有果何所見而希有耶苟如

空生看破世尊處看破自家屋裏此蓋家常日用過活事耳更指何法爲希有法何事爲希有耶儻未著眼但以文字相而爭誇讚歎之恐他曰回頭一觀則見又不希有矣何生乞法語以老人無法可說故因其說而說之以此

### 香林字說

大都慈善長老名真孝達師字之曰香林請予爲說余居五羊時見西洋番舶載旃檀至詢其所產則曰產香之國最毒熱而多巨蛇其蛇自毒熱莫可解獨賴此香以解之故盤附其上以得清涼香因蛇毒而

亦盛且其樹孤生生處不生衆草獨香成林故古德云旃檀內絕凡材今達師以香林美孝字豈無謂哉惟我釋迦本師出世說戒定慧三學獨專於戒戒品甚多獨尊梵網大戒此戒乃是教菩薩法非金剛心不能持之伏覩經開戒品以孝爲本故經云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順一切衆生且律載戒品麤列五百細則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佛獨指孝字爲本意謂佛子能盡此孝則一切戒品一心具足此豈非若旃檀孤生三毒熱惱燒炙身心無可解救至依于戒乃得清涼豈非若旃檀

能消蛇之大毒耶。孳生於衆生熱惱心地。自體清淨。以消煩惱。煩惱逼而戒光圓。豈非若旃檀生於毒熱之地。自體清涼。而因熱毒以成其香耶。一孳全而衆戒滿。戒滿而孳愈真。如旃檀林。故曰香林。以之爲名。不亦空乎。此乃達大師不說而說也。余說爲贅。

堅白字說

壽公爲京都住持。雅志向上。喜近知識。雖未游歷百城。而諸方名行尊宿至者。無不隨喜。可稱坐叅往親。吾法兄古梅法師。師滾器重。嘗以堅白字之。予因爲之說曰。佛性之在纏。如摩尼之墮溷。蓮萼之處泥。不

爲煩惱穢濁所昏，不爲五欲淤泥所污，蓋其自性天  
狀本狀清淨光明皎潔若此也。而人者見穢濁而不  
知摩尼之光明，見淤泥而不知蓮華之香潔，是以汨  
汨塵勞而不知自性之圓明也。公生長塵中，矯矯有  
出塵志，心期極樂，厭離生歎，是果一念孤明，應緣常  
炤，方且卽塵勞作佛事，轉穢邦成淨土。又且直以堅  
白同異目之哉。雖狀志不磨，不堅，心不洗，不白，吾人  
志不堅，磨以忍，心不白，洗以戒。若忍至無生，戒歸自  
性，自性清淨，卽所謂磨之不磷者是也。若磨之不磷，  
則涅亦不緇矣。堅則不壞，白則不渝，不壞不渝，實相



常住淨土無量壽義在是乎公果以吾言觀自心則  
懷中之物當自現肯是不負其親友也不狀則不獨  
負他人抑且自負公其勉旃是爲說

自性說

嘗謂人生而主之者性性一而品不一至有聖賢之  
分者以有生知學知困知之不同由夫習之厚薄故  
成有難易生知之聖故不世見學困之知正在習之  
厚薄耳故曰性近習遠其是之謂乎吾人多在學地  
其用力之功不必向外馳求當知自性爲王于此著  
力不能頓見自性當驗習氣厚薄切磋琢磨于根本

處著力譬如磨鏡塵垢若除光明自現吾人日用工夫最簡最切無過於此故曰學道之要但治習習盡而性自盡耳以其自性本明更無增益唯在人欲障蔽貪瞋癡愛而爲種子沈湎其中故爲所困是知困非窮困之困益爲惡習所困耳孔子曰不爲酒困此特被困之一端凡厥有生所困非一不爲諸障困便稱大力量人故學道人第一先具勇猛根骨如一人與萬人敵大似李廣單騎出入虜庭吾人果於聲色貨利物欲場中單刀出入足稱雄猛丈夫以此言學但於不困處便見自性非是離困之外別求學知之

功也所以禪家言立地成佛者乃頓見自性而已非是別有一佛可成佛者覺也卽自己本有光明覺性能見此性立地便是聖人到此則不見有生學因知之異始是盡性工夫此性一盡則以之事君爲真忠以之事親爲真孝以之交友爲真信以之於夫婦爲真和施之於天下國家凡有所作一事一法皆爲不朽之功業所謂功大名顯者無他術由夫真耳己酉冬暮予舟次芙蓉江上章含黎子見訪覩其光儀瑩狀冰玉溫厚和雅是其多生遊心地習氣消磨故發現于形儀之表者如此卽從此增進用力不已直

至私欲淨盡之地。聖賢不期至而自至耳。若夫功名事業如響應聲似影隨形。猶欬唾之餘耳。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是皆自性之真光。非分外事也。君其志之。